

揭开青色熟悉而又神秘的面纱

文/《中国美术报》记者 余智鹏

待春风吹散余寒,踏青便是赏心乐事。但是,您可曾想过,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中春风明明是吹绿了江南,为什么春季出游不用“踏绿”而用“踏青”?“青色”与“春色”到底有何内在联系?“天青色等烟雨”道出青花瓷一色难求,“青”所指的又是何种色彩?中国画为什么又称为丹青?古人为何会在诗词歌赋之中推崇青色?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,揭开“青”熟悉而又神秘的面纱。

这些色彩在古代指代相对明确

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和青有关的中心颜色词一共有10例,分别为“青、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缥、紺、紫、绿、緌”,其中最为常见且与青色联系更为紧密的是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。古代文学作品当中,有关“青”的诗词歌赋不在少数,大多还以“青青”的叠词出现。例如“青青陵上柏,磊磊涧中石”“东风杨柳欲青青,烟淡雨初晴”“青青河畔草,郁郁园中柳”“青青子衿,悠悠我心”。然而,不难发现古人对于青的指代并不明确,既可以是荀子《劝学》中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蓝;又可以是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黑;还可以是王安石《次韵景仁雪霁》中“稍见青青色,还从柳上归”的黄绿色。为何古人有时会将“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”统称为“青”?其实并非古人不识色彩,而是为了修辞和押韵,是将文学的浪漫色彩发挥到极致的表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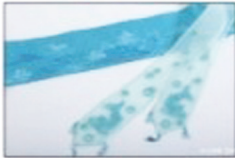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“苍、蓝、碧、翠、绿”这些色彩在古代的指代相对明确。

苍,《广雅·释器》称苍为“青也”;《诗经·黍离》上说:“悠悠苍天,此何人哉!”《毛传》中提道:“据远视之苍苍然,则称苍天。”苍,实然为草色,接近于薄青黑色。苍,既是《诗经·蒹葭》中的青青芦苇;也是苏轼笔下的山川相缪,郁乎苍苍;还是敕勒川,阴山下,似穹庐一般的天空。

蓝,在古代通常指蓝草干燥后的颜色,通过加工可成靛青,《周礼·地官·掌染草注》中说:“染草蓝、蓐,象斗之属”;黄侃《蕲春语》记载:“蓝草曰靛草,取其汁,以珉盛之,俱曰靛”,后蓝又引申为深青色。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中,一句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给人们赋予对江南春色的美好想象。

碧,《广雅·释器》称碧为“青也”,但《段注》将其解释为“从玉、石者,似玉之石也”则更为准确,通常是指青白色或者青绿色的玉石,所以碧又被誉为石之青美者。

翠,古代指翠鸟,《尔雅·释鸟》中解释道:“翠,鹇。郭璞注:翠,似燕,紺色,生郁林。”而翡翠又有“雄赤曰翡,雌青曰翠”一说,翠后又引申为深碧、绿一类的颜色。温庭筠曾写“翠翘金缕双鸂鶒,水纹细起春池碧。”也说明翠色经常出现在鸟类的羽毛之上。绿,《说文解字》将其解释为“帛青黄色”,之后又泛指青黄色。《诗经》中有一首《绿衣》,其中写道:“绿兮衣兮,绿衣黄里。”《孔颖达疏》中提道:“绿,苍黄之间色。”绿色作为春季中最常见的色彩,也成了咏春诗中的常客。



楚艳设计的「青碧」色系服饰,展现了东方审美的恬淡典雅、简约灵动。

传统服饰青色运用十分常见

传统服饰当中青色的运用同样十分常见。清代青色系服饰的色彩种类大致有蓝色、月白、品月、宝蓝、石青、绿色、碧色、缥色、青莲、雪青、元青、苍青。但是由于织物容易腐坏,保存难度较大,清代以前的织物保存完好的较少,对服饰色彩的研究造成了一定影响。但是,仍可以从古代人物画中找到青色服饰的具体形制。例如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,能够看到穿碧色、石青、绿色、缥色的侍女、乐伎和舞姬;《宋仁宗后坐像轴》中身穿正青色翟衣的皇后。

在青色的首饰当中,点翠深受女性所喜爱。点翠工艺自汉代已有,发展至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达到顶峰。点翠是将翠鸟羽毛镶嵌于金属底座上,制成首饰和工艺品。虽然点翠制成的饰物没有宝石的绚丽,却有一种自然拙朴之美,配于身上也符合东方女子的含蓄之美。正如曹植在《洛神赋》中所写:“戴金翠之首饰,缀明珠以耀躯”。但由于翠鸟已是国家保护动物,目前生产的点翠首饰,均已采用代用品。

青,在先秦时期被儒家归类为五正色之一,五正色即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,在此基础上将青赋予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此“五常”之中“仁”的象征含义。“仁”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的品性之一,被中国人保留至今,而“青色”也跟随着“仁”在思想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青色在被归类于五正色之时,悄然已经和方位时空相结合。据《周礼·考工记》记载:“画绩之事,杂五色。东方谓之青,南方谓之赤,西方谓之白,北方谓之黑,天谓之玄,地谓之黄”。而在《说文解字》和刘熙的《释名》之中“青”又分别被解释为“青,东方色也”和“生也,象物生时色也”。古人为何要将色彩与方位时空相互联系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和中国古代为农耕文明有关。农耕文明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极深,农作物作为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受到自然条件控制,不论是久旱还是多雨对他们来说都是一场灾难,这也使得古人对自然产生了敬畏之心。于是他们举行大量的祭祀活动,以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。《毛诗正义》中记载:“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……然则彼称礼四方者,为四时迎气,牲如器之色,则五帝之牲,当用五色矣。”其实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,“青”不仅礼“四方”,同时也礼“四时”。

《尔雅·释天》中将“春”又称为“青阳”,这是“青”与“春”产生的一次直接性关联。“青”具备泛指性和模糊性,是“青色系”的统称,同时又象征“四时”之中的春,所以古人将踏春称为“踏青”,而非“踏绿”。

青色为何受到中国人的青睐?在于青色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。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、柔和、安详、深沉、朴素的色彩感受,既符合儒、释、道思想对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,又符合当代审美所看重的精神需求。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,挥洒在笔墨之间,凝固在瓷器之上,织造在经纬之中,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期望,彰显出东方审美中含蓄、冷静、典雅的精神特质。



水乡小镇(吴冠中)



敦煌壁画(吴冠中)

中国画古时又称丹青

在有颜色描写的古代文学作品中,作者会通过比喻、夸张等修辞手法让诗文的情感表现得更为丰富,但这也使得有些修饰性辞藻和现实存在一定差距。想要了解古代诗文中色彩词汇的具体指代色,还需通过现存实物去验证,例如出土的工艺品、服饰,流传的古代画作等。

中国画古时又称丹青,所谓丹青主要是指朱砂和石青二色。古时作画,由于色彩种类和绘画技法的限制,朱砂和石青最为常用,所以又用丹青来泛指图画。青、绿二色在汉代之后广泛运用于绘画领域,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艺术的传入。从现存魏晋时期的敦煌壁画中,能够看到大量石青、石绿被运用于描绘山石、树木和佛像的服饰之上。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中的山石、树木仍可见敦煌壁画中树石之身影。而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,将青色发展到极致门类则是“青绿山水”,自展子虔创青绿山水样式后,中国画呈现出更为富丽堂皇的局面,因此展子虔又被誉为“唐画之祖”。而习展子虔的李思训和李昭道父子二人,更是将青绿山水推到了盛唐画坛最受欢迎的绘画门类,后人将二人合称为“大小李将军”,并称李思训为山水画“北宗”之祖。在青绿山水画中,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可谓家喻户晓,此画卷长近12米,气势辽阔,画中层峦叠嶂、逶迤连绵,又有林木村野、舟船桥梁、亭台楼阁、各种人物布局井然有序,将秀丽山河绘于一卷,所用石青和石绿二色可谓山水的灵气所在。

青,在工艺品中,当属青花瓷最为出名。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、青花,是一种白地蓝花的高温釉下彩瓷器。方文山在歌曲《青花瓷》中一句“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”道出了古时天青色的青花瓷是一色难求。青花瓷上色的青料品类的讲究,大致有回青、浙青、陂唐青、石青、珠明料、苏麻离青等。由于青料的选择不同,最后呈现的青色存在一定差异。现通过考古发现,青花瓷自唐就有,经千年不衰,如今更是成了中国瓷文化中最具代表的品类之一,足可见青色在中国受喜爱的程度之深。